

時局叢書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出版
中央電訊社編印

戰時文學選集

目次

寫在前面
穆穆

傾城之戀
張愛玲

師哥
張金壽

某夜
爵青

侏儒
梅娘

安

分

蕭艾

車

曹原

凝 •

戀

王予

一個人的
一生

袁犀

豐

年

山丁

戴着腳鐐的人

畢基初

記
在
前
面

穆

穆

生活真的像泥河一樣的流。

戰爭如果看做是罪惡也未嘗不可，不過戰爭確實給人類帶來了覺悟和進步，雖然像泥河一樣，只要肯奮鬥，總有太陽出來的一天，河是河，路是路，那時生活的路也會平坦的。

文學在戰爭來臨的時候，幾乎變成一張白紙，連半點記錄也沒有。可是在冬天過去之後就有春天，那是鮮明的日子；在萬物萌芽時，那是喜悅的，可愛的。經過戰爭洗禮之當時，固然感到沈默，可是在沈默中有如黎明前之刹那，黎明畢竟是會來的，而且很快地就要來了。

我們知道在東亞一定會有一個新鮮的氣象於不久就會光臨，可以說是重建東亞。至於文壇的重建那是一定可以期待的，因為舊的已經完全死去，我們且看這新生的文壇，新生的文壇正如新生的嬰兒，雖然嬌嫩，畢竟是可愛的，同時也有最光明的前途，那只看從事這方面的人之努力了。

新文學運動自萌芽到現在，差不多已二三十年的樣子，可是成績是些什麼呢？仍然不能說是滿意，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於不能徹底放棄舊文學的殘餘，而新文學也在不徹底的創作，這這就弄成了不新不舊不上不下的攔淺狀態；即使有肯放棄故有的殘餘，又都在抄襲着歐美的風格，而且幾乎是全部地搬運過來，當然不會應用，也難能成熟。

我們不是苛責那些所謂前輩們一點功績沒給我們留下，而是說他們的路線走錯了，因為他們忽略了自家鄉的生活，民族的性格，和社會的關係。最要緊的還是需要我們建立我們自己的新文壇，可是他們並沒有建立起來。

原因是什麼呢？當然也很複雜，舊的殘餘沒有徹底解除，新的氣象不是突然滋生，所以只可造成買辦形式的文學。不容諱言，這種文學影響我們的社會很重要，我們近年來的民族情緒之不能統一，對此也不

無責任。分析十年之前的文學，概可分二，一是封建，一是買辦，這兩種都是病態，而且這個病態還是最可怕的現象。

所以，站在純文學的立場來看，這次戰爭把舊有的和那先天失調的洋八股都給摧毀了，這不見得不是一件塞翁失馬的事。

所以，我們只有拭目以待這新生的面目是否還需要加以改造，這是一個機會，只看從事文學的人是否肯奮鬥，同時是否各自站定了崗位認清了自己的路線，是應該向那方走。

炮火雖然還未消滅，而新文壇已經建設起來了，在今日，當然還不是蓋棺論定之期，不過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千鈞一髮之時。

當然，在亞洲大陸，地域之廣，風情不同，生活不同，我們不能要求一定有一個模型製造一種八股來代替這個東方的色彩，相反，我們是要求各地有各地的色彩，這樣才不至於抹殺地域的文化，尤其文學並不是政治，而作者更有他自己的創作力，不過東方的精神也需要集合各地的色彩各人的情緒，在不同的地域在不同的情緒中，換句話說：是在不同的故事裡，在不同的技巧上表現出來。

在滿洲，有寒冷的天氣，有各色的人種，有雄壯的山河，當然它的作品也免不了這樣的因素。在華北，有古老的文化，有慨慷之士，作品也因此而異，在南方，有清秀的山水，有閑餘的時間，作品也以此而生。

如果需要把這些不同的情調不同的色彩所產生的作品統一，做一研究而促進和刺激的陳列，給讀者以眼福，那麼本書就僅盡若此任務而已。

本書共集十家的作品，而且這十個作家都是新起的人物，同時更是因為戰爭的影響而努力的鬥士，這

固意義就相當的重要了。

十篇作品的作者：有滿洲作家爵青先生，有華北作家袁犀先生，梅娘女士，山丁先生，蕭艾先生，曹原先生，畢基初先生，張金壽先生，南方作家有張愛玲女士，王予先生。看來好像華北的作品偏重點，其實袁犀，山丁，梅娘三君都是由滿洲來的，而張金壽先生又來到南方，更重要的本書是小說集，南方作家是以寫身邊瑣事的散文爲長，所以在本書中不得不掛一漏萬。

對於選每篇的用意都是很慎重的，當然是以最精的作品爲上，然而不見得是作者最精之作，而是能代表作者的意識和能代表各地色彩的作品。

我們記得最近有鄉土文學的口號喊出，這裏也未嘗沒有爲贊助鄉土文學的發揮而選擇的用意。

在每篇作品的前面我們不嫌其贅地寫一點介評，意思不是吹噓，而是想幫助讀者增加一點更深刻的印象。這裏更值再聲明的，是張愛玲女士的作品，她不但可以代表京滬一帶的風格，而且還可代表香港和中國南部的情調，這是使我們最欣慰的一點。

這些真能代表戰時文學嗎？不，我們只能盡了一點本位工作而已。

希望書出來以後，真的就得到全面和平，而文壇更因此而健強起來，像我們所理想一樣的健強。當把這本書完全編完，筆者才透過一口氣，好像給愛人做了一件頂愉快的事一樣的輕鬆。

穆穆于一九四四、一二、一〇深夜燈下

傾城之戀

張愛玲

張愛玲小姐有很多人說她是一座和平之神，她有一種魔力征服你不再粗野。

她是有一個很會作詩不會作戰的祖父，她有一個富於文學的家世，她幼生於北方，她有燕趙之風的本質，她的青春却送在老遠的南方，她有燦爛的生活，她的確像一顆紅寶石一般的富麗，然而她沒有紅寶石一樣只供市儈的玩嬉。

她是在一九四四年新出的人物，她的聞名是她產生了幾篇很不錯的小說，她的小說內容大多數是以中國人的本形穿了西洋人的外衣的姿態問世，所以這些生活是和一些並不熟習，就是因為不太熟習，所以才引起人認為傳奇，也就被人注意了，也就被人愛戴了。

其實中國人在今日又何嘗不是在力求歐化呢？所以她的作品之被歡迎也非偶然。

她的英語很好，或者她的舊文學也有相當的根基，她的作品也頗多像紅樓夢的寫法，不過紅樓夢決沒有像她的體裁之新穎。

『傾城之戀』裡不但可以發掘香港在戰時的情緒，又可知道和英美混合生活之一班，同時這也是作者之特長，不中不西原來也頂好玩的，我們選了這篇給讀者很感榮幸，因為這是純代表南方的色彩。

上海爲了『節省天光』，將所有的時鐘都撥快了一小時，然而白公館裏說：『我們用的是老鐘。』他們的十點鐘是人家的十一點。他們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胡琴呀啞啞拉着，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不問也罷！……胡琴上的故事是應當由光豔的伶人來搬演的，長長的兩片紅胭脂夾住瓊瑤鼻，唱了，笑了，袖子揩住了嘴；然而這裏只有白四爺單身坐在黑沉沉的破洋台上，拉着胡琴。

正拉着，樓底下門鈴響了。這在白公館是一件稀罕事。按照從前的規矩，晚上絕對不作興出去拜客。晚上來了客，或是平空裏接到一個電報，那除非是天字第一號的緊急大事，多半是死了人。

四爺凝神聽着，果然三爺三奶奶四奶奶一路嚷上樓來，急切間不知他們說些什麼。洋台後面的堂屋裏，坐着六小姐，七小姐，八小姐，和三房四房的孩子們，這時都有些皇皇然。四爺在洋台上，暗處看亮處，分外眼明，只見門一開，三爺穿着汗衫短袴，擰開兩腿站在門檻上，背過手去，拍啦拍啦撲打股際的蚊子，遠遠的向四爺叫道：『老四你猜怎麼着？六妹離掉的那一位，說是得了肺炎，死了！』四爺放下胡琴往房裏走，問道：『是誰來給的信？』三爺道：『徐太太。』說着，回過頭用扇子去搗三奶奶道：『你別跟上來湊熱鬧呀！徐太太還在樓底下呢，她胖，怕爬樓。你還不去陪陪她！』三奶奶去了，四爺若有所思道：『死的那個不是徐太太的親戚麼？』三爺道：『可不是。看這樣子，是他們家特爲託了徐太太來還信給我們的，當然是有用意的。』四爺道：『他們莫非是要六妹去奔喪？』三爺用扇子柄刮了刮頭皮道：『照說呢，倒也是應該……』他們同時看了六小姐一眼。白流蘇坐在屋子的一角，慢條斯理綉着一雙拖鞋，方才三爺四爺一進一聲說話，彷彿是沒有她發言的餘地，這時她便淡淡的道：『離過婚了，又去做他的寡婦，讓人家笑掉了牙齒！』她若無其事地繼續做她的鞋子，可是手指頭上直冒冷汗，針罷了，再也拔不過

去。

三爺道：『六妹，話不是這麼說。他當初有許多對不起你的地方，我們全知道。現在人已經死了，難道你還記在心裏？他丟下的那兩個姨奶奶，自然是守不住的。你這會子堂堂正正的回去替他戴孝主喪，誰敢笑你？你雖然沒生下一男半女，他的姪子多着呢，隨你挑一個，過繼過來。家私雖然不剩什麼了，他家是個大族，就是撥你看守祠堂，也餓不死你母子。』白流蘇冷笑道：『三哥替我想得真週到！就可惜晚了一步，婚已經離了這麼七八年了。依你說，當初那些法律手續都是糊鬼不成？我們可不能拿着法律鬧着玩哪！』三爺道：『你別動不動就拿法律來嚇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這天理人情，三綱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樹高千丈，葉落歸根——』流蘇站起身來道：『你這話，七八年前爲什麼不說？』三爺道：『我只怕你多了心，只當我們不肯收容你。』流蘇道：『哦？現在你就不怕我多心了？你把我的錢用光了，你就不怕我多心了？』三爺直問到她臉上道：『我用了你的錢？我用了你幾個大錢？你住在我們家，吃我們的，喝我們的，從前還罷了，添個人不過添雙筷子，現在你去打聽打聽看，米是什麼價錢？我不提錢，你倒提起錢來了！』

四奶奶站在三爺背後，笑了一聲道：『自己骨肉，照說不該提錢的話。提起錢來，這話可就長了！我早就跟我們老四說過——我說：老四，你去勸勸三爺，你們做金子，做股票，不能用六姑奶奶的錢哪，沒的沾上了晦氣！她一嫁到了婆家，丈夫就變成了敗家子。回到娘家來，眼見得娘家就要敗光了——天生的掃帚星！』三爺道：『四奶奶這話有理。我們那時候，如果沒讓她入股子，決不至於弄得一敗塗地！』流蘇氣得混身亂顫，把一隻綉了一半的拖鞋面子抵住了下頷，下頷抖得彷彿要落下來。三爺又道：『想當初你哭哭啼啼回家來，鬧着要離婚，怪只怪我是個血性漢子，眼見你給他打成那個樣子，心有不忍

，一拍胸脯子站出來說：好！我白老三窮雖窮，我家裏短不了我妹子這一碗飯！我只道你們少年夫妻，誰沒有個脾氣？大不了回娘家來住個三年五載的，兩下裏也就回心轉意了。我若知道你們認真是一刀兩斷，我會幫着你們離婚麼？拆散人家夫妻，這是絕子絕孫的事。我白老三是有了兒子的人，我還指望他們養老呢！』流蘇氣到了極點，反倒放聲笑了起來道：『好，好，都是我的不是！你們窮了，是我把你們吃窮了。你們虧了本，是我帶累了你們。你們死了兒子，也是我害了你們傷了陰陽！』四奶奶一把揪住了她兒子的衣領，把她兒子的頭去撞流蘇，叫道：『赤口白舌的咒起孩子來了！就憑你這句話，我兒子死了，我就得找着你了！』流蘇連忙一閃身躲過了，抓住四爺道：『四哥你瞧，你瞧——你——你倒是評評理看！』四爺道：『你別着急呀，有話好說，我們從長計議。三哥這都是爲你打算——』流蘇賭氣摔開了手，一逕進裏屋去了。

裏屋沒點燈，影影綽綽的只看見珠羅紗帳子裏，她母親躺在紅木大床上，緩緩揮動白團扇。流蘇走到床跟前，雙膝一軟，就跪了下來，伏在床沿上，哽咽道：『媽。』白老太太耳朵還好，外間屋裏說的話，她全聽見了。她咳嗽了一聲，伸手在枕邊摸索到了小痰壺子，吐了一口痰，方才說道：『你四嫂就是這麼碎嘴子！你可不能跟她一樣的見識。你知道，各人有各人的難處。你四嫂天生的要強性兒，一向管着家，偏生你四哥不爭氣，狂嫖濫賭的，玩出一身病來不算，不該挪了公賬上的錢，害得你四嫂面上無光，只好讓你三嫂當家，心裏咽不下這口氣，着實不舒坦。你三嫂精神又不濟，支持這份家，可不容易！種種地方，你得體諒他們一點。』流蘇聽她母親這話風，一味的避重就輕，自己覺得好沒意思，只得一言不發。白老太太翻身朝裏睡了，又道：『先兩年，東拚西湊的，賣一次田，還够兩年吃的，現在可不行了。我年紀大了，說聲走，一撒手就走了，可顧不得你們。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你跟着我，總不是長久之計。倒是

回去是正經。領個孩子過活，熬個十幾年，總有你出頭之日。」

正說着，門簾一動，白老太太道：『是誰？』四奶奶探頭進來道：『媽，徐太太還在樓下呢，等着跟您說七妹的婚事。』白老太太道：『我這就起來。你把燈捻開。』屋裏點上了燈，四奶奶扶着老太太坐起身來，伺候她穿衣下床。白老太太問道：『徐太太那邊找到了合式的人？』四奶奶道：『聽她說得怪好的，就是年紀大了幾歲。』白老太太咳了一聲道：『寶絡這孩子，今年也二十四了，真是我心上一個疙瘩。白替她操了心，還讓人家說我：她不是我親生的，我存心就攔了她！』四奶奶把老太太攙到外房去，老太太道：『你把我那兒的新茶葉拿出來，給徐太太泡一碗，綠洋鐵筒子裏的是大姑奶奶去年帶來的龍井，高罐兒裏的是碧螺春，別弄錯了。』四奶奶一面答應着，一面叫喊道：『來人哪！開燈哪！』只聽見一陣腳步聲，來了些粗手大腳的孩子們，幫着老媽子把老太太搬運下樓去了。

四奶奶一個人在外間屋裏翻箱倒櫃找尋老太太的私房茶葉，忽然笑道：『噢！七妹，你打哪兒鑽出來了，嚇我一跳！我說怎麼的，剛才你一晃就不見影兒了！』寶絡細聲道：『我在洋台上乘涼。』四奶奶格格笑道：『害臊呢！我說，七妹，趕明兒你有了婆家，凡事可得小心一點，別那麼由着性兒鬧。離婚豈是容易的事？要離就離了，稀鬆平常！果真那麼容易，你四哥不成材，我幹嗎不離婚哪！我也有娘家呀，我不是沒處可投奔的，可是這年頭兒，我不能不給他們划算，我是有點人心的，就得顧着他們一點，不能靠定了人家，把人家拖窮了。我還有三分廉恥呢！』

白流蘇在她母親床前淒淒涼涼跪着，聽見了這話，把手裏的綉花鞋幫子緊緊按在心口上，戳在鞋上的一枚針，扎了手也不覺得疼，小聲道：『這屋子裏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她的聲音灰暗而輕飄，像斷斷續續的塵灰弔子。她彷彿做夢似的，滿頭滿臉都掛着塵灰弔子，迷迷糊糊向前一撲，自己以為是枕

住了她母親的膝蓋，嗚嗚咽咽哭了起來道：『媽，媽，你老人家給我做主！』她母親呆着臉，笑嘻嘻的不做聲。她攔住她母親的腿，使勁搖撼着，哭道：『媽！媽！』恍惚又是多年前，她還只十來歲的時候，看了戲出來，在傾盆大雨中和家裏人擠散了。她獨自站在人行道上，瞪着眼睛看人，人也瞪着眼睛看她，隔着雨淋淋的車窓，隔着一層層無形的玻璃罩——無數的陌生人。人人都關在他們自己的小世界裏，她撞破了頭也撞不進去。她似乎是魔住了。忽然聽見背後有腳步聲，猜着是她母親來了，便竭力定了一定神，不言語。她所祈求的母親與她真正的母親本是兩個人。

那人走到床前坐下了，一開口，却是徐太太的聲音。徐太太勸道：『六小姐，別傷心了，起來，起來，大熱的天……』流蘇撐着床勉強站了起來，道：『嬌子，我……我在這兒再也歇不下去了。早就知道人家多嫌着我，就只差明說。今兒當面鑼，對面鼓，發過話了，我可沒有臉再住下去了！』徐太太扯她在床沿上一同坐下，悄悄的道：『你也太老實了，不怪人家欺負你，你哥哥們把你的錢盤來盤去盤光了，就養活你一輩子也是應該的。』流蘇難得聽見這幾句公道話，且不問她是真心還是假意，先就從心裏熱起來，淚如雨下，道：『誰叫我自己糊塗呢！就爲了這幾個錢，害得我要走也走不開。』徐太太道：『年紀青青的人，不怕沒有活路。』流蘇道：『有活路，我早走了！我又沒念過兩句書，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麼事？』徐太太道：『找事，都是假的，還是找個人是真的。』流蘇道：『那怕不行。我這一輩子早完了。』徐太太道：『這句話，只有有錢的人，不愁吃，不愁穿，才有資格說。沒錢的人，要完也完不了哇！你就是剃了頭髮當姑子去，化個緣罷，也還是塵緣——離不了人！』流蘇低頭不語。徐太太道：『你這件事，早兩年托了我，又要好些。』流蘇微微一笑道：『可不是，我已經二十八了。』徐太太道：『放着你這樣好的人才，二十八也不算什麼。我替你留心着。說着我又要怪你了，離了婚七年了，你早點兒拿』

定了主意，遠走高飛，少受多少氣！」流蘇道：「嬌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像我們這樣的家庭，哪兒肯放我們出去交際？倚仗着家裏人罷，別說他們根本不贊成，就是贊成了，我底下還有兩個妹妹沒出閣，三哥四哥的幾個女孩子也漸漸的長大了，張羅她們還來不及呢，還顧得到我？」

徐太太笑道：「提起你妹妹，我還等着他們的回話呢。」流蘇道：「七妹的事，有希望麼？」徐太太道：「說得有幾分眉目了。剛才我有意的讓娘兒們自己商議商議，我說我上去應應六小姐就來。現在可該下去了。你送我去，成不成？」流蘇只得扶着徐太太下樓，樓梯又舊，徐太太又胖，走得吱吱格格一片響。到了堂屋裏，流蘇欲待開燈，徐太太道：「不用了，看得見。他們就在東廂房裏。你跟我來，大家說說笑笑，事情也就過去了，不然，明兒吃飯的時候免不了要見面的，反而僵的慌。」流蘇聽不得「吃飯」這兩個字，心裏一陣刺痛，硬着嗓子，強笑道：「多謝嬌子——可是我這會子身子有點不舒服，實在不能夠見人，只怕失魂落魄的，說話闖了禍，反而辜負了您待我的一片心。」徐太太見流蘇一定不肯，也就罷了，自己推門進去。

門掩上了，堂屋裏暗着，門的上端的玻璃格子裏透進兩方黃色的燈光，落在青磚地上。朦朧中可以看出見堂屋裏順着牆高高下下堆着一排書箱，紫檀匣子，刻着綠泥款識。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裏，擺着班藍自鳴鐘，機括早壞了，停了多年。兩旁垂着硃紅對聯，閃着金色壽字團花，一朵花托住一個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裏，一個個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離着紙老遠。流蘇覺得自己就是對聯上的一個字，虛飄飄的，不落實地。白公館有這麼一點像仙仙的洞府：這裏悠悠忽忽過了一天，世上已經過了一千年。可是這裏過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為每天都是一樣的單調與無聊。流蘇交叉着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頸項。七八年一霎眼就過去了。你年輕麼？不要緊，過兩年就老了，這裏，青春是不希罕的。他們有的是青春。

——孩子一個個的被生出來，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紅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來，眼睛鈍了，人鈍了，下一代又生出來了。這一代便被吸收到硃紅灑金的輝煌的背景裏去，一點一點的淡金便是從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流蘇突然叫了一聲，掩住自己的眼睛，跌跌衝衝往樓上爬，往樓上爬……上了樓，到了她自己的屋子裏，她開了燈，撲在穿衣鏡上，端詳她自己。還好，她還不怎麼老。她那類的嬌小的身軀是最不顯老的一種，永遠是纖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她的臉，從前是白得像磁，現在由磁變爲玉——半透明的輕青的玉。下頷起初是圓的，近年來漸漸尖了，越顯得那小小的臉，小得可愛。臉龐原是相當的窄，可是眉心很寬。一雙嬌滴滴，滴滴嬌的清水眼。洋台上，四爺又拉起胡琴來了。依着那抑揚頓挫的調子，流蘇不由的偏着頭，微微飛了個眼風，做了個手勢。她對着鏡子這一表演，那胡琴聽上去便不是胡琴，而是笙簫琴瑟奏着幽沉的廟堂舞曲。她向左走了幾步，又向右走了幾步，她走一步路都彷彿是合着了傳的古代音樂的節拍。她忽然笑了——陰陰的，不懷好意的一笑，那音樂便戛然而止。外面的胡琴繼續拉下去，可是胡琴訴說的是一些遠遠的忠孝節義的故事，不與她相干了。

這時候，四爺一個人躲在那裏拉胡琴，却是因爲他自己知道樓下的家庭會議中沒有他置喙的餘地。徐太太走了之後，白公館裏少不得將她的建議加以研究和分析。徐太太打算替寶絲做媒說給一個姓范的，那人最近和徐先生在礦務上有相當密切的聯絡，徐太太對於他的家世一向就很熟悉，認爲絕對可靠。那范柳原的父親是一個著名的華僑，有不少的產業分佈在錫蘭馬來亞等處。范柳原今年三十三歲，父母雙亡。白家衆人質問徐太太，何以這樣的一個標準女婿到現在還是獨身的，徐太太告訴他們，范柳原從英國回來的時候，無數的太太們急扯白臉的把女兒送上門來，硬要搵給他，勾心鬭角，各顯神通，大大熱鬧過一番，

這一捧却把他捧壞了。從此他把女人看成他腳底下的泥。由於幼年時代的特殊環境，他脾氣本來就有點怪僻，他父母的結合是非正式的。他父親有一次出洋考察，在倫敦結識了一個華僑交際花，兩人秘密地結了婚，原籍的太太也有點風聞。因為懼怕太太的報復，那二夫人始終不敢回國。范柳原就是在英國長大的。他父親故世以後，雖然大太太只有兩個女兒，范柳原要在法律上確定他的身份，却有種種棘手之處。他孤身流落在英倫，很吃過一些苦，然後方才獲得了繼承權。至今范家的族人還對他抱着仇視的態度，因此總是住在上海的時候多，輕易不回廣州老宅裏去。他年紀青的時候受了些刺激，漸漸的就往放浪的一條路上走，嫖賭吃着，樣樣都來，獨獨無意於家庭幸福。白四奶奶就說：『這樣的人，想必是喜歡存心挑剔。我們七妹是庶出的，只怕人家看不上眼。放着這麼一門好親戚，怪可惜了兒的！』三爺道：『他自己也是庶出。』四奶奶道：『可是人家多利害呀，就憑我們七丫頭那股子蠻勁兒，還指望拿得住他？倒是我那個大女孩子機靈些，別瞧她，人小心不小，真識大體！』三奶奶道：『那似乎年歲差得太多了。』四奶奶道：『喲！你知道，越是那種人，越是喜歡年紀青的。我那個大的若是不成，還有二的呢。』三奶奶笑道：『你那個二的比姓范的小二十歲。』四奶奶悄悄扯了她一把，正顏厲色的道：『三嫂，你別那麼糊塗！護着七丫頭，她是白家什麼人？隔了一層娘肚皮，就差遠了。嫁了過去，誰也別想在她身上得點什麼好處！我這都是爲了大家的好。』然而白老太太一心一意只怕親戚議論她虧待了沒娘的七小姐，決定照原來計劃，由徐太太擇日請客，把寶絡介紹給范柳原。

徐太太雙管齊下，同時又替流蘇物色到一個姓姜的，在海關裏做事，新故了太太，丟下了五個孩子，急等着續弦。徐太太主張先忙完了寶絡，再替流蘇撮合，因為范柳原不久就要上新加坡去了。白公館裏對於流蘇的再嫁，根本就拿它當一個笑話，只是爲了要打發她出門，沒奈何，只索不聞不問，由着徐太太鬧